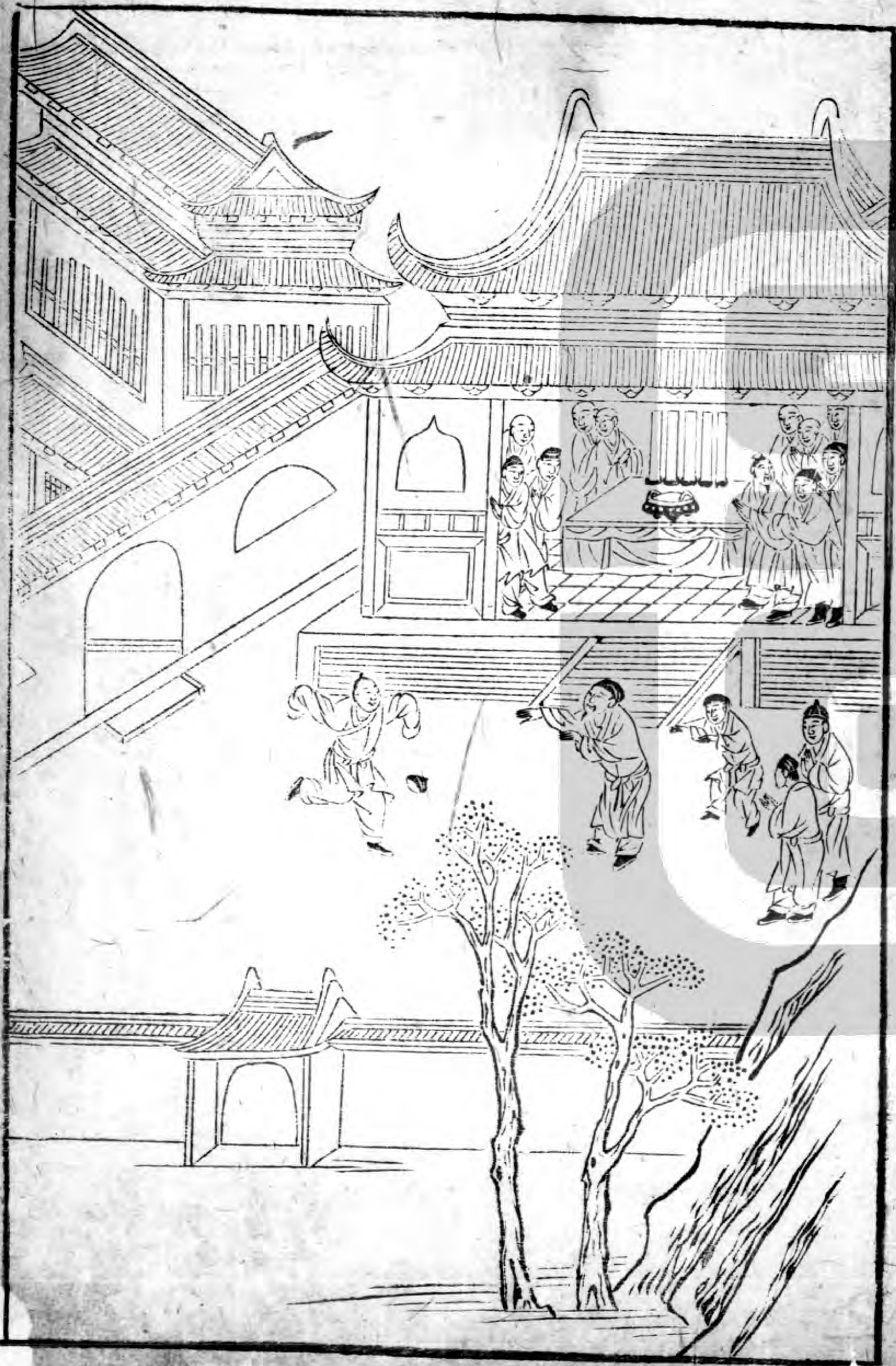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渴酒止渴非不暫飽
死亦及之

箋註非義者非分所應有而取之之謂如上文所
言殺人取財棄法受賂滅人自益耗人貨財破人
之家取其財寶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強取強求好
侵好奪擄掠至富貪冒於財假借不還分外營求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一姦利貪婪無
厭等類皆是也夫所謂非義之財者不過爲救饑
止渴耳此言漏脯救饑渴酒止渴則人欲求生實
自速其死又何苦而爲之哉



玉山縣橫封窰王氏有子爲邑庠生母歿乘凶納婦約以七盡方成夫婦生宿柩旁婦別寢他所夜聞扣門聲婢以告婦以郎至欲納之婢解其意即放入登榻同寢五鼓遁去日恐外人知罪我不孝也閱三四日乃問嫁貨幾何婦曰金簪珥半筋准衣銀八十兩咸在小箱內五鼓遂攜箱而去不復來迨七盡生置酒與婦成禮問及嫁貨婦以前告之生皆言不知婦方知爲賊所騙頓足泣哭誓不復生即歸寧泣告父母曰吾身爲賊所破夫縱不言何以自容不如歿父母泣慰之不聽是夕遂縊歿會葬生亦來引棺至墓



萬曆間姑蘇城東少年金乙落魄京師因得疾遇同鄉賈人憐而拯之爲延醫調治病痊相隨不去賈見金斂給可任簿籍管鑰悉付其手行販至涿州金忽將賈擠於急流挈其千金還蘇一朝驟富幸無知者偶值定慧寺以中元作盂蘭盆會千衆羣集金乙同少年同觀纔入寺金見賈已先在即發狂大叫作賈人語曰何處不尋汝却在此急趨僧厨操刀自屠剖腹出腸而炙其後賈人子夢父來述報寃顛末明日直詣金索其所挈簿籍貲財封識尚存隣里推驗無差盡還其家

方掩土雷電奔馳攝一人跪棺前則生之堂兄也手捧金珥及銀跪而歿屍隨破爛一邑皆爲驚動此正德九年事也

大正...

非義...

...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大正' (Tais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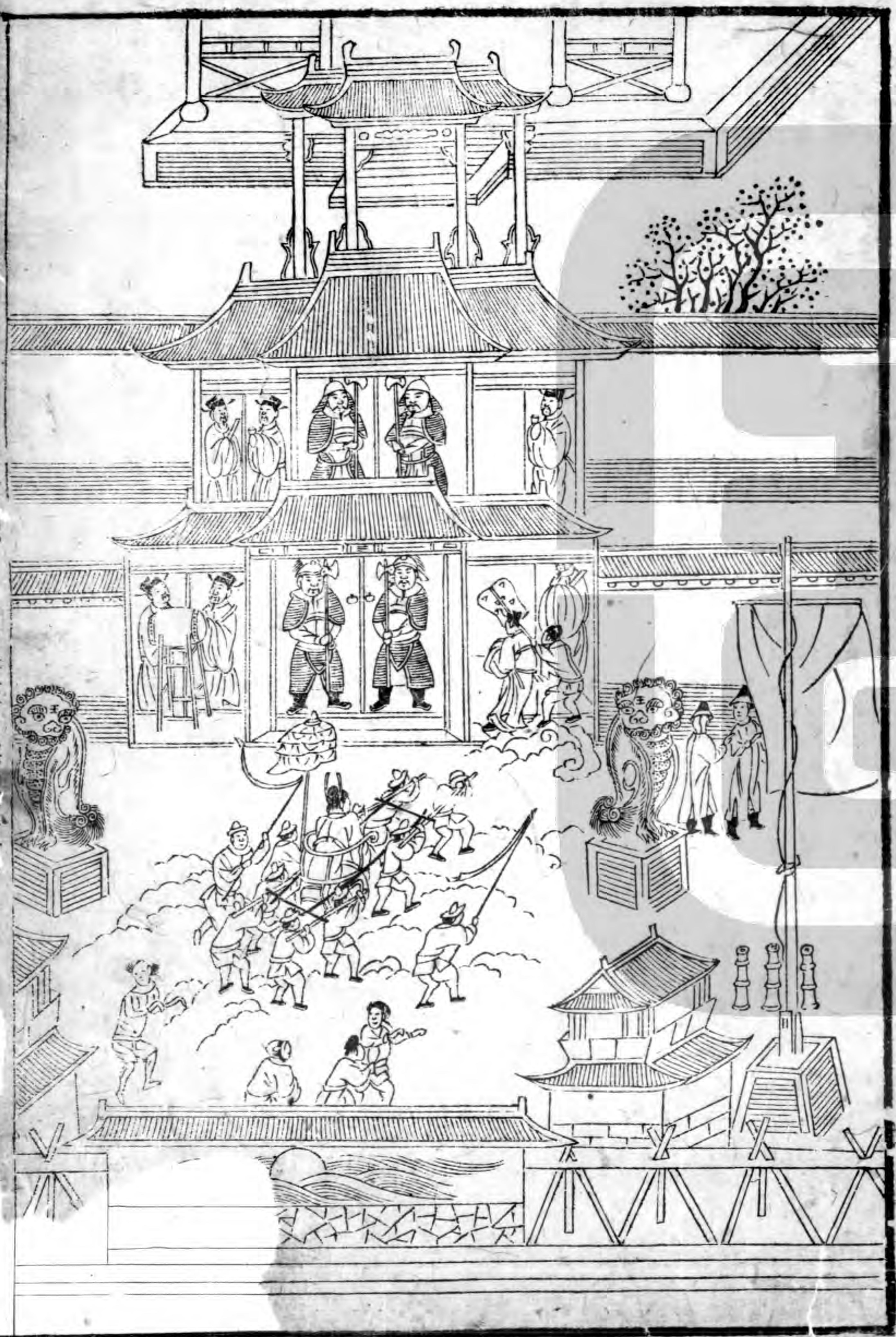
建昌府熊氏有子羅德家貧未娶熊遂改嫁江潮得銀數兩爲德娶章氏德晨出夜歸枕席各異久之章疑問焉德告以母既失矣何顏相對章即脫簪珥簡衣物令德持以取母德喜奔告母氏天晚因留宿不意潮前子江實匿床後聽之夜托德名扣門入內簡取諸物且求雲雨章不識其詐從之少頃遂攜所有遁去及天明德回章方知受騙頓足泣曰財物小者耳奈失身何偶德他出遂自縊歿德具棺殮昇至郊外忽雷電交作黑氣蔽天德驚走避雨舍俄雨止見江實震歿手捧簪珥衣服跪棺前背書奸賊江實四字棺木碎裂章氏立道傍見德問曰余何以至此德語其事相與大痛扶歸而江潮亦感泣攜熊氏與同居矣



文昌化書曰漢水之源孝婦曰楊靚中衣冠之後也
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折靚中誓不他適姑老且病
媒灼日至靚中曰人所慕色與財耳妾家素貧可無
大過今媒言不已意以妾年齒未衰血氣尚盛身無
惡疾耳妾豈忍棄晚年姑忘結髮夫革面事他人乎
乃斷髮喪面以婦工自給如是六年姑歿禮葬之三
日復祭有盜乘其出踰墻啓鑰盡攜所藏靚中未知
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王欲治之適
會予來褒中就以報予遣陰兵三千人執盜於市舉
所竊歷告於人曰此節婦楊物也當還之已而自嚙
十指盡而歿



張奉習刀筆熟知境內田賦戶口索派徭賦剋剝民財凡長吏至輒召問之既而執手相歡終乃願指惟命日教長吏窮取民貲長吏取其三七歸于奉巡按唐公廉其狀命卒縛之械至途厚賂縛者而逸去時四野無雲忽然雷震於東奉斃於西腹若剖五臟若剝人厭勿收狗彘棄焉



順治癸卯秋七月進士盧紘任江南蘇松常鎮督糧道叅政會有屬邑解到餉銀二百四十餘兩紘偶臥病未及歸帑付該管漕糧椽張瑞昌暫存筭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啓橐視之已蕩然失所在矣驚詢守宅人咸謂曾啓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臥於戶側者曹僕陳美也隨發捕員訊之拷掠備至竟夕未得情次日又窮詰至再終不得張椽訴之于城隍又訴之于南庄五仙十七日五仙忽附此突入署週迴環繞視之竟無言而出少頃同房椽曹璘者正冠伏枕忽厲聲疾呼曰喚張瑞昌來衆往視之乃五仙

語也昌至即與語曰爾失銀乃曹璘之僕陸賢盜去璘實不知也賢于初十日丑時盜銀持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兩置諸大門靠橈適璘父出賢倉皇却走時有菜傭吳茂歇涼戶外竊窺乘間入挈以歸詎意非所有甫至家母暴卒幼孩亦以痘殤而吳茂且患疫相繼以歿矣總以取不義之財故歿亡相踵也其五十兩一封又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下床底可令曹璘押陸賢歸速取之衆聞然欲將陸賢究詢又厲聲曰勿加刑小孩子吃飯且不

知饑飽作此反事自有報應我因此事難明來一剖

判也可打轎去多拜上大叅公言畢曹乃睡少間復作土語者云吾姓沈本縣人乃城隍西班頃南庄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查此銀已換桑皮紙包亟往取之不可遲今我弟兄們雖做城隍皂隸所好亦不過杯中而已曹遂甦茫然不知所以衆述以告曹心竊不平乃挑燈作揖亦欲訴之于神仍疑衆爲有意相誣也次早起欲謁廟後方領賢歸取銀以白誣罔忽又伏枕呼曰吾乃城隍也爲昨事往拜南庄道經此見曹璘方臥榻借他來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無辭曹璘並不知也即與勤陳美却是一段因果前

三世陸賢是毛家丫鬟而陳美乃廝役也毛家將銀十一兩三錢置之卓上小廝盜去害丫鬟逼打至十九歲丫鬟身歿因孽重一世變猪二世變狗吳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椿孽報陳美孽輕今所受不過吊打吳勤孽重倍受極刑即張瑞昌亦因前世欠伊銀一百二十兩今不應失去銀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擔承若再追賠則冤冤相報無已時矣故令陳美吳勤與之說明從此各消怨恨可也又喚孫瑞陳天霖說你衆人前有稟單昨晚差皂隸沈卿來此查察見曹璘又寫一單

說你兩人寬他曹璘速取單來果于箱中取出兩掾
訴稱口述南庄之言並無寬他言語隨命判官取筆
消此一樁公案又云曹璘你妻奉齋並女兒某某與
他何干都寫在單上存銀九十兩陸賢藏之床下上
將瓦蓋昨晚使女取炭又竊去三兩止存八十七兩
可速歸取之遲則又散矣總是因果中人幽冥之中
纖毫不爽陸賢自有報應今不必計較也至大叅公
乃忠直好官祇因憂鬱致有此恙亦虧他平素奉齋
從今亦漸霍然矣又囑付衆掾在公門中正好行方
便做好人凡人行不好的事害了人那在實有是事

只一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有孫掾因喪子請神問
天歿係何業緣後尚可得子否神告之云歿的那裏
是你兒子乃是僧人轉劫耳你前生爲娼妓勾引此
僧奸宿耗其資財故有此報凡人子無子皆是前
因神將手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兒子也不難只在
這點不壞便有了言畢而去衆許酌謝神云我乃一
縣主豈簷簷爲飲食之故因見你等至誠來此說一
明白耳我今回縣矣曹乃醒衆皆驚愕璘次日即歸
從床下索之果於瓦下得二封先開視俱是聖塊曹
益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忽見有紅衣人語云但將去

見盧老爺自然明白持至署啓封視之乃銀較兌果
八十七兩事載大叅公四照堂集丙午九月大叅公
於維揚舟次曾面述之且言五仙之入署也余時因
臥病扁中門五仙云我與大叅公品級平等須開中
門豈可從角門進遂啓中門乃入至縣城隍神則竟
未啓中門得無即由角門而入者耶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
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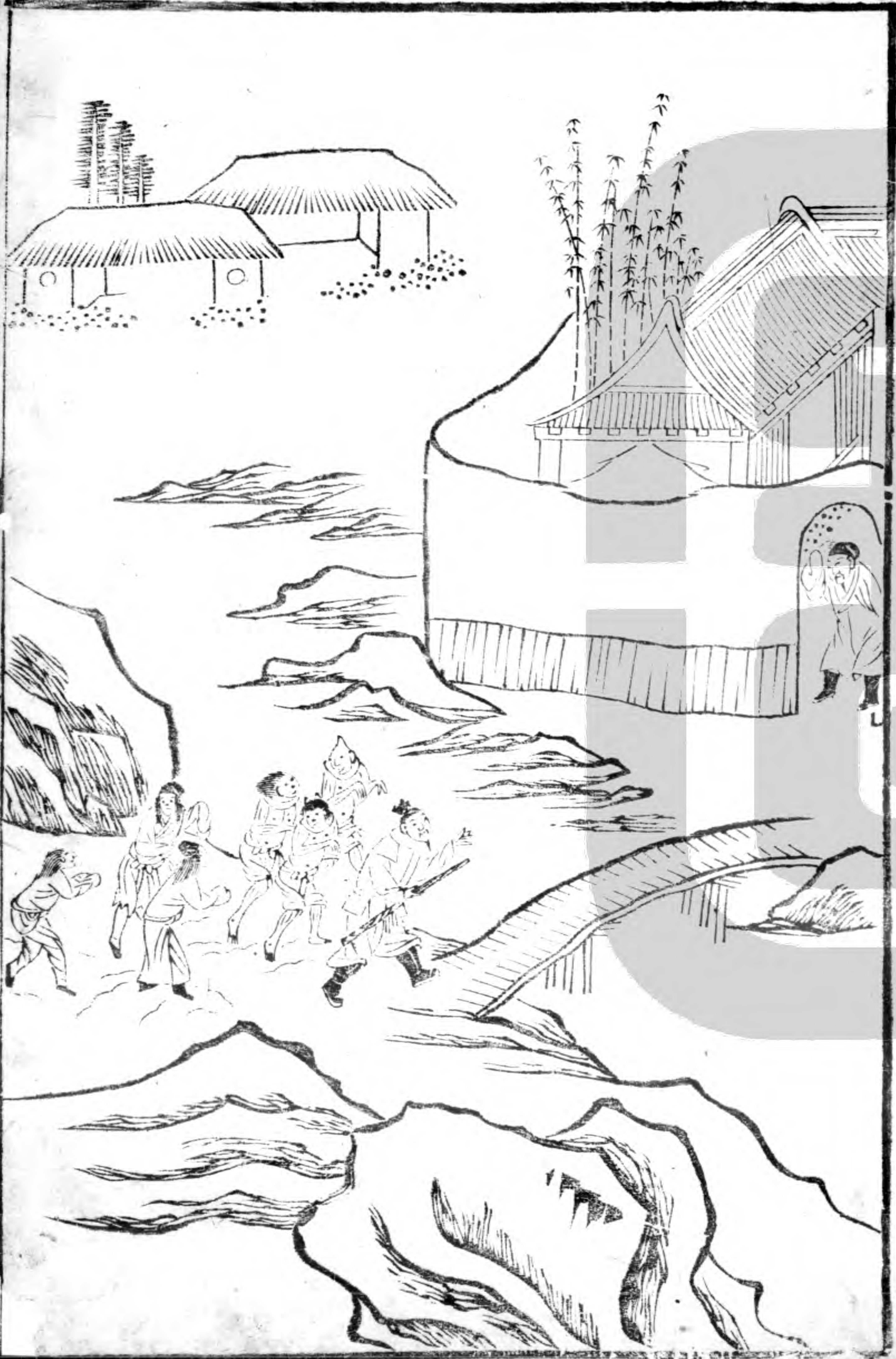
箋註此戒人於舉心動念之始也上文言爲善者
得福爲惡者得禍皆就其已行者而言至於一念
之萌遂動鬼神之鑒隨念隨至更無一毫等待如
此則操持不可不慎防閑不可不密矣今人纔舉
善念頃刻灰心惡念一生勢不可遏是何避吉神
如仇讐而樂與凶神相終始也豈不哀哉

引經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易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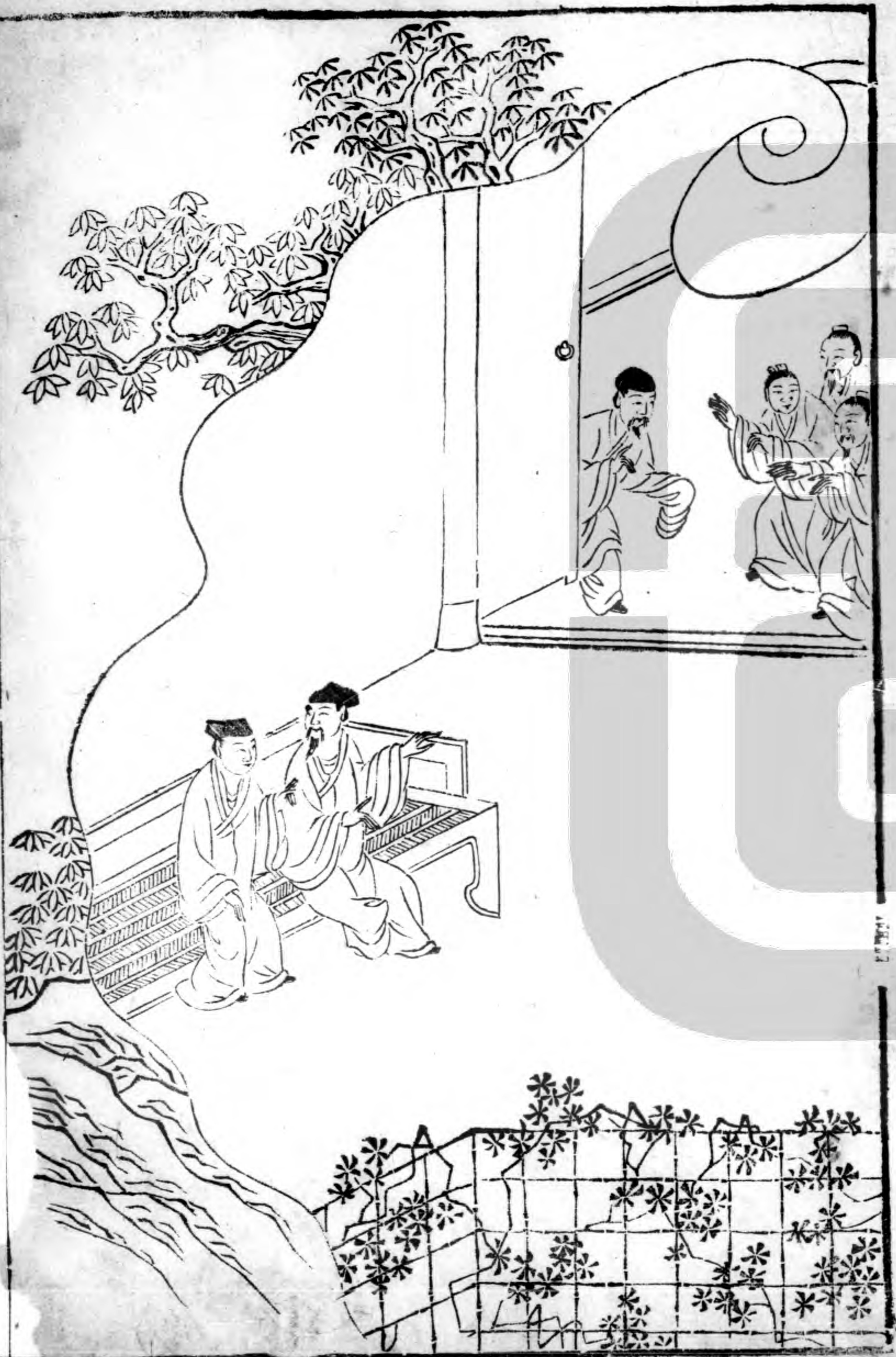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蒼
菴主軒轅翁見有無數惡鬼隨之頃刻復回則金冠
玉珮百十人擎旛蓋相隨翁意其歿矣天明往問無
恙詰其去來之故自述其詳且曰始恨欲殺既思其
妻子何尤更有老母安可殺害遂隱忍而還爾翁賀
之曰子有厚祿一念反善神明已鑒之矣



暨陽縣即今江陰南門軍張旺素無行常夜盜城西
田父園蔬被執濡其首于溺中遂恨刺骨一夕匪火
將焚其屋道經觀溝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
窺而見旺有鬼數百從行頃見旺回有青衣童子前
導詰旦叩旺旺告之故曰我本欲燬其室嘿念冤冤
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猛然回頭
棄俗學道竟得道



龔仲和與李長蘅友善蘅過仲和宿其家仲和未寢步月中庭頃之長蘅覺聞庭中履聲起視則和也因語曰適得一夢甚可笑夢與子同坐此齋忽黃冠數人排闥而入直前毆汝吾爲力解去已復來吾復解之仲和聞而驚曰異哉適欲就睡見月色可人聊步于此因思庭小此外乃黃冠間地意欲備價小展二肘不意念慮方萌遂入于夢此事若行其爲異日爭端乎相對嘆息遂寢其事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箋註此導人以遷善改過之門也人之通病在於畏難苟安因循墮落故教人以轉禍爲福之道使之回頭猛省勇往精進也久久者久而又久之意蓋一人而欲上格天心挽回造化此豈一蹴可到今之愚氓自知所作不端罪惡山積止憑宣禮懺文捨財作福而本根之地依然如故是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豈不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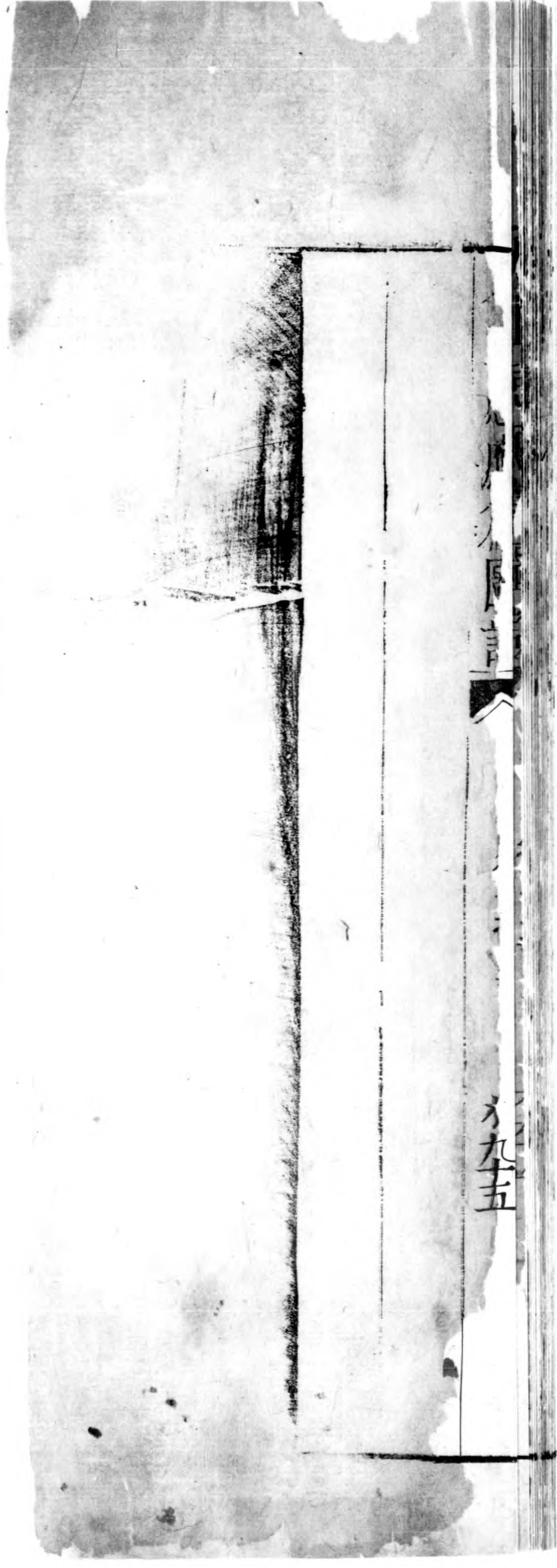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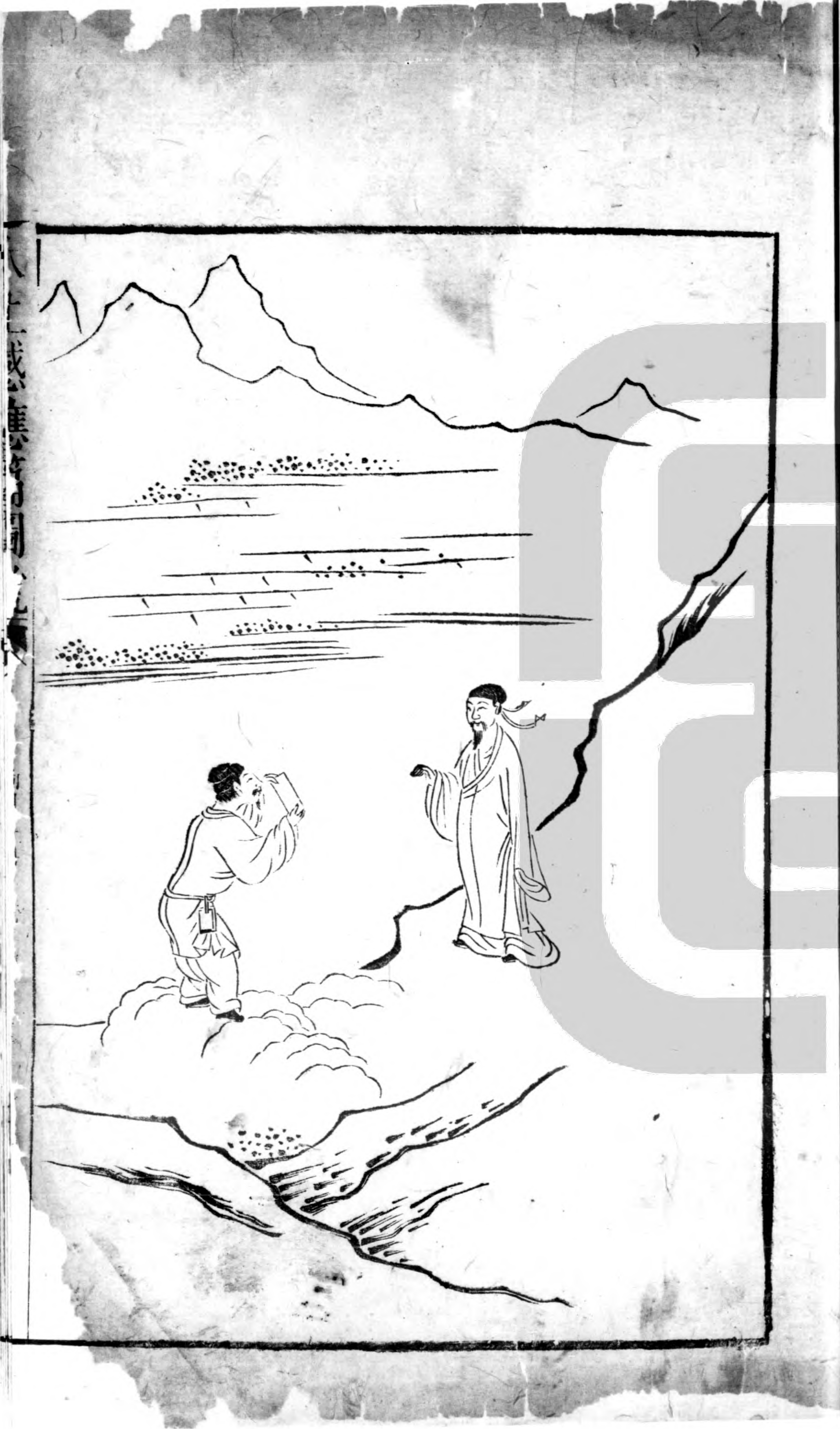
引經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

易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又曰震無咎者
存乎悔



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素惡酒絕滴不嘗教授里中
從之者衆一日偶出途遇里父醉而扶之覺袖有金
便生貪痴欺其昏掇之里父旣醉不虞是姜父有門
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人推門如欲進狀曰主人
虧行竊人財寶上帝以其素謹未忍遽殛姑使我來
爲彼孽爾語已寂然門徒心駭不敢揚言次日姜忽
思酒自是日坐醉鄉生徒俱散未及半年所竊之金
悉還酒債自是產盡形羸不能自支猶耽麪蘗勢難
禁遏家人哭諫置若充耳一日入酒肆四女奔姜姜
忽自思向因一念之差以致顛沛至此人生幾何豈

容再誤隨堅拒不就夜夢神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
故來耗汝昨有善事帝勅我還矣及旦厭酒如初生
徒復聚家產漸盈以壽終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已故隸出紙示曰奉命攝汝不
一月即至矣琪歸語子曰吾平生三事未了五喪未
舉欲殯未能一也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
經年傾圮欲葺未能三也亟出囊畢此繼治後事杜
門候歲歷數日無異皆以爲妄也及除夕復遇前卒
揖曰前有免提牌至緣汝行三善得加二十年壽果
如所言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二年天必降之
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二年天必降之
禍胡不勉而行之

箋註此節是總結全篇言福善禍淫終久必驗與
人約定日期也吉人即善人凶人即惡人不言善
惡而言吉凶者蓋爲善即是福爲惡即是禍降福
者如上文所言人敬天佑之類降禍者如上文所
言貧耗憂患之類夫人有一善必邀天祐人有一
惡必遭冥誅亦何待三年之久但今人偶行一善
便欲獲報少不如意則曰天道難知暫時爲惡

懷不安久不見譴則日鬼神不足憑信故相期以
三年者非刻期也乃遠其期也若日至於三年之
久而善不蒙福惡不蒙禍者萬萬無此理也玩二
必字有鑿鑿可據斷不爽約之意老子日九層之
臺始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欲爲善去惡者
試請從今日始

引經易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
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中庸
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

成功一也



楊起元曰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無諂
年後遊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事不爽洪素與潘靈
公祝石林善潘祝皆積學不第洪以之問學聖居一
二日告洪曰潘公中癸未榜祝尚未癸未潘果中洪
又令爲祝稽之學聖對曰天榜未定至戊子十月又
命之學聖曰巳丑榜有名雖然尚有那移揭曉乃定
蓋冥中論人善惡不止月且評平生爲善忽有一念
之惡神即惡其穢平生爲不善能猛省痛改神即鑒
其馨至科第專屬文昌雖其祖父善惡皆比較去取
故吾能知祝公有分而不知所定也祝至巳丑乃第



宋范儼仁和人壯年舉進士高第歷郡縣以至卿佐
服官二十餘年公每日必思所以忠君澤民之道視
聽言動毫不敢苟雖在闔室屋漏恒有戰兢惕勵景
象及子成立公便棄官歸隱布衣蔬食不涉世緣清
心入道一切世諦分毫不有即道德性命亦歸自然
至大觀中年九十餘忽然了悟囑侍者曰人生世上
猶如一場戲劇鑼鼓響時生旦丑末各逞其技及至
燭燼燈殘成何意興即如我來世間九十年如幻如
化如露如電幸而遇得這箇這箇無有邊畔亦無方
圓大小亦非赤白青黃亦無長短上下無嗔無喜無

是無非無善無惡所謂一物不有而萬象悉包者也
此是最真最上無往無來的妙諦只在人至誠精進
心心相續念念不斷耳汝輩各宜勉而行之語畢即
默坐合掌而化一時異香滿室祥雲遍空種種光明
照耀世釋數日不散萬日共仰云



聖